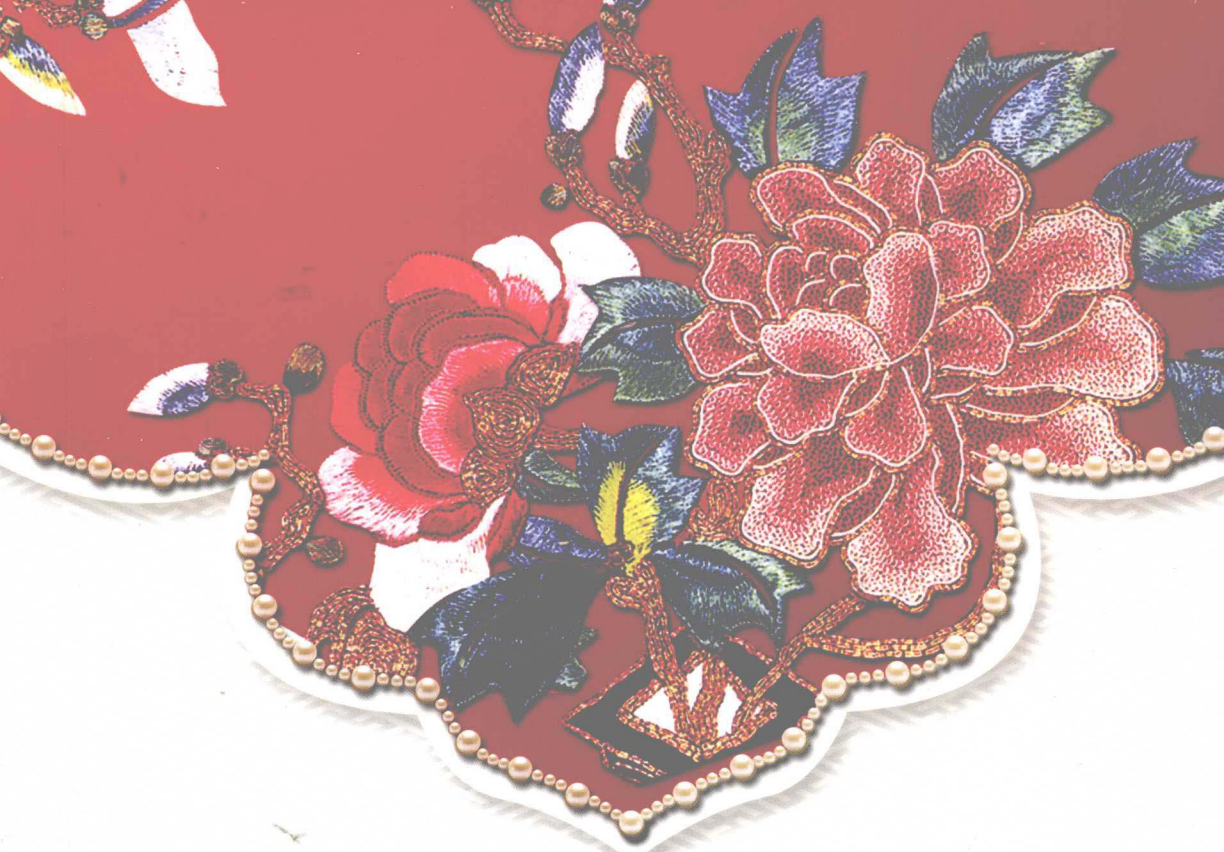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安孜如素 □ 著

富平华

他用十年铸造一个盛世，甘心为她放逐天涯。
她用十年痴痴守候，晨起月落，只为拿去她心魄的那一人而已。
当情感与阴谋算计交织，当爱不能与背叛共存时，全新穿越席卷而来……

GONGYANG NIANHUA

中国华侨出版社

GONGYANG NIANHUA 安孜如素 □ 著

宫样年华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样年华/安孜如素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3-2195-4

I. ①宫…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2622 号

●宫样年华

著 者 / 安孜如素

策 划 / 周耿茜

责任编辑 / 棠 静

责任校对 / 王京燕

装帧设计 / 玩瞳装帧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330 千字

印 刷 /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2195-4

定 价 / 2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录

- 楔子 / 001
- 第一章 一霎移魂 / 002
- 第二章 初露头角 / 010
- 第三章 千里东风 / 019
- 第四章 银松红楼 / 024
- 第五章 赐婚风波 / 028
- 第六章 出乎意料 / 035
- 第七章 陷入情局 / 041
- 第八章 梦里花落 / 048
- 第九章 无奈婚姻 / 053
- 第十章 情深情苦 / 059
- 第十一章 初敞心扉 / 063
- 第十二章 他的计谋 / 068
- 第十三章 诡异之夜 / 075
- 第十四章 心中无我 / 080
- 第十五章 梦里梦外 / 084
- 第十六章 缱绻无限 / 090
- 第十七章 当家主母 / 097
- 第十八章 晦涩难懂 / 100
- 第十九章 当局者迷 / 105
- 第二十章 奋不顾身 / 108
- 第二十一章 你心我心 / 113
- 第二十二章 初情非情 / 118
- 第二十三章 太子天问 / 123
- 第二十四章 与爱无尤 / 127
- 第二十五章 石破天惊 / 131
- 第二十六章 此情无双 / 136
- 第二十七章 晴天霹雳 / 143

第二十八章	置之死地 / 148
第二十九章	栽赃嫁祸 / 153
第三十章	意料之外 / 158
第三十一章	她的心殇 / 162
第三十二章	他的心伤 / 167
第三十三章	心如止水 / 170
第三十四章	初遇天晴 / 174
第三十五章	爱恨难为 / 178
第三十六章	违心之言 / 182
第三十七章	虐心纠缠 / 186
第三十八章	幸福易得 / 189
第三十九章	温情似水 / 192
第四十章	风起云涌 / 195
第四十一章	暗流涌动 / 200
第四十二章	世外高人 / 203
第四十三章	心如死灰 / 208
第四十四章	朝局动荡 / 212
第四十五章	爱恨无垠 / 217
第四十六章	与君决绝 / 225
第四十七章	再见故人 / 232
第四十八章	边关告急 / 235
第四十九章	一触即发 / 241
第五十章	往事如烟 / 252
终结篇	情殇赴走 / 257
番外篇一	望断天涯无归路 / 261
番外篇二	十年相思几时休 / 263
番外篇三	因缘际会，怜取眼前人 / 265

楔 子

浮生繁华，焉非吾愿。
缘之由至，情之动时。



第一章 一霎移魂

她醒来那天，从姐姐嘴里知道他的死讯。

他是姐姐的未婚夫，也是她暗恋了五年的男人。

生死关头那一刻，他奋不顾身相救，用他挺拔的身躯牢牢护着她，直到呼吸停止也保持着那个姿势。她看不清自己当时的表情，没流一滴泪，只觉得心口麻木地酸疼着。

“符小浅，我恨你。”符小清怨愤地盯着小浅精致而空洞的脸庞，毫无一丝波动的眼眸，冷冷道。没有哪一刻，让她这么想要符小浅死。从来都是如此，她以为是属于她的，到最后统统都会失去，获益者从来都是她的妹妹。

“符小浅，你怎么不去死！是你，你毁了我所有的一切，可是你竟然还活得好好的！”符小清手指着符小浅忿然地咒怨道，声音略带一丝哭腔，眼神是毋庸置疑的恨意与决绝，仿佛在她眼前的人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

符小清见她没有丝毫反应，怒极，扬起手狠狠地挥下一巴掌。

符小浅的情绪终于有了一丝波动，昔日灵动皎洁的大眼此时却黯淡无光，视线穿透白色病房窗户折射进来的阳光，明明暖阳高照，不知为何她却冷得全身颤抖。

符小清妩媚精致的容颜上盛满怒意，她无法忽视易修文临死前的那种姿势，那种为她撑起半边天的姿势，以身相救。

他是她符小清的未婚夫啊！

寂静无声的阴沉病房里，冷凝的空气中弥漫着深沉而浓重的呼吸声。

良久，直到她细细浅浅的声音打破静谧：“我想回家。”

她说她要回家，这个时候，她还可以冷漠地说要回家，她的心的确够冷够狠！符小清忽然很想笑，易修文，你救了这样一个冷血的女人呢！

“符小浅，你的心真够狠。”甩下一句话，符小清当即转身离去，直到那抹黑色的背影一点一点消失殆尽。

符小浅紧攥着掌心的钻戒，清晰可见的血迹遍布掌心，虽已干涸却红得刺眼。

他说：“好好活下去，傻瓜。”

可是，他没告诉她该怎么好好活下去！从前，他没给她的感情半点儿机会，却只是对她很好。她曾经以为他对她的近乎宠溺，只是源于她是符小清的妹妹而已，之前她或许会单纯地这样以为，现在她不确定了。

怎么办？易修文，没有你，我不知道怎么好好活下去了。

易修文，你才是傻瓜。

小浅环抱双臂将头埋在腿间，低低哭泣，哭声并不大，但透着悲戚与绝望。

翌日，他的葬礼，一身黑裙的她隐于人后，胸前别着一朵白色小花。

灰蒙蒙的天际飘落纷纷细雨，似无声的悲鸣。小浅身子未愈，父母不让她来，怕她伤怀加深病情。其实还有其他因素，她也一一知晓只当做不知。

黑压压的人群下，没人注意到角落里小小的她。她的视线从未离开过他的灵柩。漆黑棺木上环着一圈缟素白球，她知道那里面躺着的便是他，他安静地寂寞地躺在冰冷的楠木里面。上前行礼观瞻的人面色悲凄。

她的眼泪从未停止，衣襟早已湿透。

她一直伴着他直到葬礼最后一刻，脖子上闪着银光，那是他亲手交给她的钻戒，也是他给她永不能实现的一生一世的承诺。

她蹲在尚未修葺完成的墓碑前，素手抚摸着碑拓上他的近照，依然俊逸非凡，漫不经心地朝她微笑……

此后数日，小浅早出晚归。

宽敞的厅堂内，小牛皮沙发上相互倚靠地坐着一对中年男女。

“孟礼，那俩孩子最近在忙些什么，总不见人影。”白衣妇人喟叹道。

“斯敏，孩子们都大了，我们也老了。”符孟礼年近五十，双鬓已斑白，微叹着，仿佛最近一段时间老得越发快。

“小清一蹶不振，小浅那孩子表面虽没事，哎，我知道她是在压抑自己的悲伤。”关斯敏倚在丈夫身侧，眼角边上略带几丝细纹，眉梢悲郁终日不散。

“斯敏，小浅那孩子性子坚强，让她忙碌些总是好的。总好过小清日日借酒浇愁的好吧，小浅那孩子总是将自己的悲苦埋在心里，遇上什么事都往自个儿身上揽，哎！”

夜幕下看不清小浅的脸，她静静地站在阁楼天台上。

事实总是那么残酷。

她颊上两行清泪，自那日之后，她早已心如止水，以为此生再不会因为什么而流泪了，可是此时，她才晓得自己有多么无助。

姐姐，你就那般想致我于死地吗？你就那么痛恨我吗？

秋风簌簌，细碎的脚步声传来，小浅擦去了脸庞上的泪水，转身朝着对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静静地望着她，谁都没开口说话。



小浅手触上开关，灯顿时亮了。

冷冽的空气弥漫着酒精，符小清脸颊绯红，迎上小浅看不清表情的脸，冷笑，转身便欲离去，却听到身侧传来声响。符小清身子微微一顿，望向地面，文件封面上的几个字令她脸色霎时惨白。

汽车检验报告，原来她已经发现了。

“姐姐，真没想到原来想我死的人，一直是你。”小浅轻语，那种淡漠的语气仿佛再寻常不过。也许之前自己还想着那个人不是她，现在……

符小清脸上泛起笑意，她缓缓向小浅走来，步步生莲，微风吹起她的发丝，美得动人。

她走近小浅，在她耳畔柔柔说道：“是的，我一直想你死。”她恨符小浅，她要她死，却没想到害死了她最爱的男人。

小浅听到此话，反应竟也不大，似乎她早就心知肚明了一样。

“你想我死，我没死，他却死了，姐姐，你后悔吗？”声音浅浅，却有抑制不住的悲哀。

原来往日种种，并不是意外，而是她的姐姐刻意为之。

符小清脸上的笑意逐渐扩大，笑得眼角都溢出了泪，片刻，她扬起手再一次狠狠掴向小浅的侧脸，小浅闭眼不躲。

啪的一声，白皙细嫩的小脸顿时泛红。

“我只恨，死的不是你。”

符小浅仰头望着天，黑漆漆的天幕有几颗零星闪动，直到努力将眼眶的泪逼回，才将视线转向符小清，有些东西伪装不了，例如亲情。

“去自首吧，总要为他的枉死付出代价。”符小清也许会在监狱里忏悔，但她此生也注定悲凉。

符小清笑意敛去，她靠近小浅的身子，凌厉的眸子直愣愣地盯着小浅，语气冰凉：“修文是因你而死，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你才是最该死的人。”

小浅顿时冷冷一笑，再一次听到那个名字，压抑许久的悲痛铺天盖地而来。她对符小清一直是心怀愧疚的，她的所作所为她从不怨，但是现在，她真的恨了。

“我再说一次，去自首，不要逼我。”

符小清也怒极，她一把揪起小浅的衣领，神情忽然逆变，双眸赤红得吓人，悲戚地狂吼着。小浅皱眉，推开此时癫狂的符小清，她已知晓她失去理智的缘由。

颈上银光闪闪。

谁知，符小清突然向她冲过来，发丝凌乱，满眼赤红，发疯般地朝她脖颈袭来。小浅默然，紧紧护住脖子上的链条。

小浅步步后退，符小清步步紧逼，仿佛眼里除了那只闪着光的钻戒再也看不到别的。小浅已退到天台的边缘，但符小清此时早已神志不清，发狂般去夺小浅

的钻戒，力气大得惊人。小浅退让不开，一把扯下颈上的链条紧握在手心，小心翼翼地护着，宛如当初易修文护她的模样。

符小清顿时怒极，狠狠朝小浅一推，一时不防的小浅直直地坠落，小浅似乎认命般闭上眼睛。

修文，对不起，小浅做不到了。

剧烈的疼痛袭来，小浅无意识地闭眼，眼前一片黑暗，她想，自己终于解脱了。

耳边朦朦胧胧传来纷乱悲戚的哭声，小浅扯动身子，想要睁眼。

难道她没死吗？

“小五，娘对不起你，我可怜的女儿。”

一脸懵懂疑惑的符小浅被耳边那哭哭啼啼的凄楚声蓦地惊醒。自己明明已经死了，怎的却在这个鬼地方？环顾四周，古香古色的装饰，这间屋子极简单，屋主似乎极简朴，至少颇能吃苦，床榻下方跪着哭得凄惨的妇人、丫鬟。

死也没死成，带着从前的记忆穿越了，自己手心中还紧握着那条闪闪发光的银链，心里顿觉悲凉，符小清为了这枚钻戒如此癫狂，怕也深爱易修文至极，造化弄人。还陷在惊诧与不安中的小浅，忽然被眼前的怀抱惊得回过神来，只听到为首的纤瘦妇女不停地哭喊，白皙清雅的脸庞泛起丝丝泪水，我见犹怜。

“小五，娘不该让你来这世上受苦，娘不该的，我可怜的小五。”一身朴素，面料不算上乘的青衣女子紧紧拥着怀里的小浅，喃喃凄语。

床幔下方的女人，一脸忧伤，紧环着自己哭泣。小浅很是动容，瞧这青衣妇人这模样，倒是想起了自己的妈妈，心下顿时难受起来。居然在这陌生异世能有人如此心疼担忧自己，不是不感动的。

“娘亲，您别哭了。小五没事，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小浅望着泪眼朦胧的漂亮娘亲，伸出手抹了抹她的眼泪，一时于心不忍，安慰起来。

“小姐，三夫人，大夫来了。”扎着两个小髻的黄衣小婢急匆匆跑进来。

“蓉儿，快让大夫瞧瞧五小姐。”

一脸白须，一身墨色长袍老态龙钟的大夫对漂亮娘作了一个揖，吩咐蓉儿用红绳缠着小浅的手腕。那老者略微沉思，一捋胡须，然后收起红绳对漂亮娘说道：“三夫人请放心，小姐身子已无大碍，待老夫开张药方，抓几贴药调理几日便可。”

柳如烟泪痕未干的颊上露出笑意，忙唤着蓉儿跟着一道去拿药。

“娘，我没事，别担心。”小浅对着三夫人柳如烟露齿一笑，甜甜开口。

“嗯，昨晚可吓坏娘了，幸好吾儿福大命大。”

小浅心里暗想：这个娘亲真好，温婉贤淑，不知这五小姐品貌如何？应当也是不差的吧？



“娘，跟我讲讲府里的事吧！我头疼得很，如今好些事都记不清了……”

柳如烟一听这话，泪水又泛了些。

“嗯，娘讲给你听。娘是相府大人的三夫人，你便是府里的五小姐，只怨娘身份低微，大夫人又容不得我，唉……”

小浅听着很揪心，同人不同命。即问道：“那我爹呢？他难道……”难道那个男人们都不理会吗？

柳如烟眉眼一黯，苦笑道：“大夫人娘家权倾朝野，你爹自是有所忌惮，也是不得已的。娘人微言轻，苦水亦只能往肚子里咽。”

敢情这相府大人是个妻管严？小浅很是鄙夷。这古代的男人皆是如此，女人如衣服，弃之如履。

柳如烟看了看怀里的女儿，又缓缓说起：“前些日子，圣上采选妃嫔，你大娘恐你相貌危及三小姐，这才设计加害于你。然红瓦高墙，一生便要葬送于此，娘自是不愿你进宫的，可皇命不可违，唉……”

原来如此。

只怕那真正的司徒五小姐已因此丧命，她倒是因此钻了这个空子。

如此，既来之，则安之。

虽然每日还是一如既往地望着钻戒睹物思人，上天既要她重生，那便好好活着罢。死并不能解脱，况且这三夫人也是个可怜女子，这五小姐俨然是她的命根子。

小浅又歇息几日，身子早已痊愈，她逐渐适应了这个既陌生又明争暗斗的相府。

望着铜镜里的娇美人儿，小浅一阵感慨。相府五小姐司徒画的确是个美人胚子，精致柔滑的小脸上眉眼如画，翦水秋瞳里印着点点笑意，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手如柔荑，肤若凝脂，只着简单低廉的衣衫也丝毫不能掩盖其美丽。也难怪这大夫人容不得她了，看来为了保护这条小命得好好谋划一番。

不愿她入宫？那她便找个好理由称了她意便罢。

这个封建时代没有电脑、电视，日子有些难过。

一日，小浅携着三夫人和蓉儿散着小步，打发日子。蓉儿跟在左侧，三夫人跟在右侧，三人有说有笑，小浅一边磕着瓜子一边朝两人说起笑话，好不快哉！

“该死的小蹄子，见着本小姐竟不跪下请安？”一位红衣美人携着小婢款款而来，人未到声便起。

小浅腹诽：好一位顶着美艳动人皮囊，性子却这样蛮横不讲理的妙龄女子，实在糟蹋了这副皮相了。

“奴婢知错了，向三小姐请安。”蓉儿低眉顺眼地埋头请安，虽说自家小姐不

兴这套，说什么众生平等之类的，府里其他人却不是如此。小姐自醒来变化尤其大了，性子活泛开朗，也没有一丝架子，跟往常似乎不同了。

司徒悠闻而不理，见着司徒画那张倾国倾城、令众生颠倒的容颜，怒从中来。

“三娘便是这样教导五妹的吗？如此不懂礼数？”她话里有话，借着柔弱温婉的三夫人指桑骂槐。小浅不以为意，却也不辩驳，在这府里没人罩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她还是懂些分寸的。

小浅望了望脸色顿时惨白的三夫人，心下不忍。

柳如烟本就出身低下，又闻其言，心中越发难受。

，小五冷笑一声，又是一个来找麻烦的，不就仗着有个有权有势的妈撑腰吗？俗话说：好女不跟恶犬斗，这个犬便是司徒悠。

“三姐安好，妹妹失仪了，还请姐姐多担待。”小五话说得圆滑，司徒悠也挑不到错处，骂了几句携着婢子便要离去。

“哼，五妹还是多学着些，过些时日面见圣上莫失了仪态，令相府蒙羞。”司徒悠瞧着小五嗑瓜子的模样，一脸鄙夷，说完便领着丫头离去了。

“蓉儿快起来，膝盖疼不疼？”小浅一脸关怀。

“小姐，我没事，蓉儿好感动，府里就小姐和夫人待我这样好。谢谢小姐。”

“傻丫头，以后小姐罩着你。”小五轻轻点了点蓉儿额头，笑道。

看着两人一脸疑惑，小浅又道：“娘，蓉儿，你们不用怕，以后小五会保护你们的。”

“小五如今性子这样活泛，娘真欣慰，娘只希望小五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

小五正在酝酿如何让三夫人和蓉儿在这府里不受人欺凌。

小五从蓉儿嘴里套出了情报，她如今身处的时代是古越朝，当今皇上励精图治，爱民勤政，国泰民安。古越人生活富庶，这里鲜少有战争发生，这倒也是圣上的功劳，只是这表面平和的景象下是怎样的惊涛骇浪呢？不过她对政治格局不甚关心。

小五身子痊愈，便着衣去厅里向大夫人请安，那个传说中的歹毒恶妇。

小五款款步入厅堂，映入眼帘的便是端坐在主位上的丰腴妇人，复杂烦琐的发髻上别着几支金步摇，着实矜贵，从略带几丝皱纹的脸颊上可以看出经过岁月的风霜，芳华不再。只是这样亲切贵气的一张脸，让人难以想象她的心肠如此恶毒。

略打量着厅里的其他人，稍待片刻，小五便起身上前行礼请安。

“小五前些日子身体不适，未向大娘和各位姨娘请安，请大娘责罚。”小五说得极诚恳，头埋得低低的，俨然一副做错事的孩子模样。

“画儿起身吧，既是事出有因，何来责罚一说？”

小五在心里腹诽：倒是大家闺秀出身，话说得倒真是七巧玲珑。这因本就是



你造成的，你自然没理由责罚。

上官秀冷冷瞧着下方聘聘婷婷的素色女子，未着粉黛却能艳压群芳。哼，那贱人生的女儿也是狐媚子，砒霜那等毒药竟也让她逃出生天！

“画儿，既然身子不好，就多休息吧。”

这上官秀确实有些手腕，一石二鸟。“是，大娘，入宫一事只得劳烦三姐了。”

语毕，果真瞧见上官秀一脸笑意：“画儿知情识礼，妹妹，这是你的福气。”三夫人听罢，微微一笑。

“大娘，小五有法子能使三姐脱颖而出，蒙圣上青睐。”

上官秀身子微微一颤，似惊讶，似疑虑：“你且说来听听。”

“是，大娘。三姐身姿轻盈如惊鸿，极适合舞蹈。画儿知道一种名曰芭蕾的舞种，这舞优雅俏皮，加些巧妙的心思，再搭配上此舞专用的舞鞋舞衣，定能让人眼前一亮。”小五款款说道。

“芭，芭蕾？这是何舞？简直闻所未闻。”上官秀眸里闪着精光，似在思虑小五所说的不可行。

小五见她有些犹豫、有些怀疑，恐是怕自己借此害她的女儿。小五又道：“大娘，你尽管放心，小五必定说到做到。”

上官秀怔怔地看着司徒画，眼眸里那抹坚定及自信是她以前从未发觉的，她只听婢子说司徒画醒来记忆便失了，这倒不错，那事便无从说起了。

小五看到三夫人递来关切又担忧的目光，心微微暖了些，随即报以微笑，似在安慰她放心。

“如此，此事便由画儿安排。”

小五现代的母亲是位艺术家，连带着自己也受到熏陶，学了几门乐器及舞蹈。

小五极爱芭蕾，也知道芭蕾舞极难学，它的重心只在脚尖，还有复杂的旋转跳跃等技巧，一般质素的人根本无法舞蹈。幸好司徒悠有些舞蹈底子，但也怕两个月的时间来不及，加紧时间训练着。

为了司徒悠殿前献艺的事，小五忙得昏天黑地，白天安排策划舞蹈，晚上制图设计舞衣舞鞋样板，疲累不堪，唯一欣慰的是，府里对她和三夫人的态度以及吃穿用度好了甚多。歉歉一番，小五累极倚在圆桌上小盹。

朦胧间，小五觉着有人在抚摸她的脸颊，隐约发觉那是一双布满老茧的男人的手掌。踌躇间，睁开眼，面前却什么也没有。小五抚摸着颈上的银链又想起易修文，最近忙得日夜不分，并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日日念着。

她告诫自己：既然死不了，那就好好活着吧。

小五跟时间赛跑，瞧着眼前的司徒悠飞舞翩然，舞姿娴熟，心里顿时松了口气。这司徒悠虽性子刁蛮，但也是极聪慧的，一点就透。

“司徒画，你这舞倒也标新立异，只是会不会单调贫乏了些？”

那司徒悠也不是傻子，独舞的确有些单调贫乏。小五微笑道：“三姐莫忧心，只管好好练这舞蹈，小五还有别的想法。”

“你为何要助我？”司徒悠听到这消息时，也是疑惑不解，但转又一想司徒画自小性子懦弱，怕是不敢跟自己争夺什么，本还怕两人一同上殿，如今这样倒好。

小五想起周星驰的经典台词：人是人他妈生的，妖是妖他妈生的。这司徒悠倒是和她娘一个样，多疑又擅伪装。

“我只想我娘过得好些罢了，况且你进宫受圣上荣宠也是相府之福，百利而无一害。”对于一个多疑又多心的人，实话实说比阿谀奉承更实际。

光阴似箭，转眼间便到了三年采选之日。

小五装扮成司徒悠的贴身侍女，小心谨慎地跟在司徒悠身侧，本一张倾城的脸被掩藏在人皮面下。没法子，谁让司徒画拥有一副倾城之貌呢？有人很忌惮。小五倒是无所谓，如此也能省去不少麻烦。

金碧辉煌、雕栏玉砌的大殿上，那把象征真龙天子的龙椅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马革裹尸，血流成河，原也不过如此。端坐在上的黄袍男子，大好年华早已不再，无情的岁月使他脸上布了些风霜，只是到了这岁数，保养得竟这样好。眼里是毋庸置疑的深沉笑意，还有旁人看不出的黑芒。小五想，这个男人不简单。

下首皆端坐着官袍男子，她还来不及一一打量，便听到殿外传来的低沉的声音：“父皇，儿臣来迟，请父皇降罪。”开口的是古越当今圣上第三子齐王龙天齐。传闻帝三子齐王上通天文，下知地理，朝臣间有口皆碑，极受古越帝喜爱。

小五身处幕帘之后，兀自打量龙天齐一番，距离较远看不清模样，只隐隐瞧见那男子身材伟岸，一身墨绿色锦绣长袍衬得他更是俊朗无比，回眸浅笑间自是一派让人说不出的贵气，出尘如谪仙，让人不可亵渎。

“无碍，时辰也未到。子辰先起身吧！”皇帝朗朗开口，眸里笑意不减。传闻不虚，这皇帝该是极喜欢这三子齐王，他的小字正是子辰。

“谢父皇。”



第二章 初露头角

朝臣六品以上未出阁年满十三岁未过十八岁的女子皆可参加三年一次的采选，一入宫便是妃位以待，落选者皇帝赐婚给诸王及朝臣。采选开始，各位佳丽争相献艺，底下早已忙活开了，恨不得个个把女儿送进来一朝成凤。

皇帝虽年迈，但依旧贵气俊朗不凡。小五看众佳丽脸颊早已绯红一片，紧紧捏着细绢，神色紧张又饱含期待。司徒悠微埋着头，不时抬头朝龙座方向望去，脸颊绯红。小五倏地一笑，倒不似这些人扭捏，直愣愣瞧着，又不禁腹诽：这皇帝还真是艳福不浅，后宫佳丽三千，每三年一次采选充裕后宫，难怪人人想当皇帝。

比试也并非琴棋书画，朝中大臣的府中千金哪个不是才貌皆备？皇帝倒是聪明，也不比那些大家都擅长的，要她们各自表演不俗的、拿手的。繁华尽处，各府千金无不争相斗艳，使出浑身解数，一把飞上枝头。殿前美轮美奂，仿佛置身仙境。

太监尖锐的声音响起：“右相大人司徒冕之女司徒悠，芳龄十七，即上前献艺。”

司徒悠莲步姗姗，款款上前。

霎时，大殿的华灯逐渐暗下，众人哗然，只见一女子飞身跃起，一身幽香，大殿顿时一片歆歆。琴声悠扬，女子一袭白衣轻纱紧裹着曼妙玲珑的身姿，微露出香肩，小巧细致的俏颜被耳畔的轻纱虚掩着，欲语还休，好不动人。只见她缓缓从空中飘至，轻轻落到地面，俨然从天而降的仙子。绝妙的舞姿伴着天籁的歌声充斥于整个大殿，在场的人们被吸引得眼也不眨，只恐惊了这飘来的仙子。

司徒悠缓缓吟唱，时而婉转，时而高昂，时而低吟。她声线极好，此曲再伴上此舞，无疑更是相得益彰。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歌声悠扬悦耳，撩拨得人痒痒的。舞衣上缎带洒出，笑靥动人的司徒悠踮起脚尖在空中缓缓旋转、跳跃，裙角随风飞扬，脸上的白纱徐徐落到地面。在场的众人皆是一片扭动，无不伸长脖子去瞧她的容颜，但女子似乎极俏皮，旋转得越发快了。

白衣如仙的司徒悠一个转身跃到空中，说时迟那时快，纤纤玉手瞬间变出一朵花来，七朵花瓣，七种颜色，美丽之极。盈然朝龙座上的男子走去，香气扑鼻却沁人心脾，不躁不闷。将手里的七色花递给皇帝，皇帝惊异，当即用手去寻，司徒悠妩媚一笑，随即俏皮地转身回到舞台中央，仿若一个精灵。

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白衣胜雪的司徒悠解开衣带，皇帝脸色一变，众人皆大惊。只见女子俏皮一笑，原是别有洞天，白纱之下还有一身抹胸白裙，露出香肩，右肩一只隐现的蝴蝶纹身显露出来，好似要缓缓飞出，紧身的白裙裹着玲珑的身姿，肤如凝脂，美得不可方物。

皇帝按捺不住，脸上皆是惊喜奇异，将司徒悠拉入怀里，届时宣布：“相府三小姐舞妙人妙，甚得朕心，觐封为嫔妃。”嫔妃取其嫦娥仙子之意。

司徒悠顿时羞涩不已，将小脸埋进皇帝胸膛上，满脸皆是掩盖不住的笑意。

小五在幕后也松了口气，总算没有白费工夫。

戏法加上妙人妙舞妙曲，胜在新意。

翌日，古越长街上传遍一个消息：

相府千金殿前天人之姿，技压群芳，一舞叹嫦娥犹如仙女下凡，如梦如幻。听说那伴舞的曲子亦妙得很，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圣上当即觐封了嫔妃，一时圣宠不衰。又是嗟叹：右相府必是荣极一时，盛况斐然。

“六哥，昨日真开了眼，未曾想到这相府的三小姐如此慧黠，妙哉妙哉。”衣着华贵的玄衣男子侃侃说来，脸上无不显露着欣赏之意。

“嗯，的确惊艳四座。”良久，紫袍男子才缓缓吐出敷衍的几个字。

此人正是靖王龙天睿，帝六子，此人也是古越朝的最为人话题的人物。其母闻贵妃曾宠冠后宫，地位直逼皇后。六皇子龙天睿博古通今，才华横溢，只可惜自小身体羸弱，否则帝必重用之。

“相府此时必定门庭若市，六哥要不要凑凑热闹？”云王龙天麟试探地问道。

龙天睿性子不温不火，不喜闹腾，连今晚如此惊艳四座的舞他也并不沉迷其中，倒是那首曲子令他难忘。

“你去瞧便罢，我便不去凑那门子热闹。”龙天睿沉沉道。语毕，便转身离去。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龙天睿倚在书房檀香案桌上，大笔挥下几行字。

正是那日在殿上听闻的曲子，由萧和古筝联袂奏出，别有一番韵味，司徒悠边舞边高歌，曲调新颖，曲风脱俗，一身白纱锦缎蝴蝶舞衣，引人入胜，宛若仙子，让在场所有人惊叹不已。

忆起那日所见，心中不免几分激赏。

龙天睿接过隐卫递来的信纸，待看毕，瞬间将它投入火炉中，冷眼看它燃为灰烬。

司徒画，司徒冕的五女。其母柳如烟，乃江南戏伶名角，其女司徒画性情温婉平和，擅丹青，才貌兼备，已过笄礼，知书识礼，在相府一直乏人问津，地位不高。

近日性情迥异。

“蓉儿，咱们溜出去？”小五一脸奸诈地诱拐单纯的少女。整日待在小院里发呆无聊至极，人都发福了不少，再说她一向就不是个宅女。

“小姐，你饶了蓉儿吧，要是让夫人知晓了，蓉儿就死定了。”蓉儿一脸苦相。

“不会的，现在大家都忙着三小姐的事，谁有闲情逸致管我做什么？好蓉儿，陪小姐我出去溜达溜达吧？小姐我闷得快发霉了。”禁不住苦肉计的柔情攻势，蓉儿苦哈哈地被女扮男装的小五悄悄从后门拖走。

“小姐，我们待几个时辰就回府好吧？”蓉儿在小五耳朵边唠叨个没完没了。小五很不耐烦地掏掏耳朵。

“在外头要唤我公子，傻蓉儿。”

“是，小，嗯，公子。”

“蓉儿干吗这样瞧着本公子，莫不是公子我长得太俊俏，一见倾心了？”小五心情良好，无聊之际，开起了玩笑。

蓉儿瞬间羞红了脸，怒嗔道：“公子好生无礼，这样打趣蓉儿。”

“蓉儿不懂公子为何要帮助三小姐，如今谁人不知相府千金乃京城第一才女？”小丫头显然是为小五打抱不平，明明是自家小姐想出的法子，偏偏让那刁蛮的三小姐得了便宜，心里极不平衡。